

续红楼梦

[清] 归锄子 著

钱 巍等 校点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8年 北京

封面设计：李士英

续红楼梦

[清] 归锄子 著

钱 巍等 校点

•
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视部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7.5 印张 370 千字
1988 年 10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8,000 册
ISBN 7—80035—110—6/1·10 定价：4.95 元

说 明

本书原名《红楼梦补》，成书于嘉庆己卯（公元一八一九年），初版为藤花榭刊巾箱本。

在校勘过程中，本书以光绪己亥年（公元一八七八年）十月上海熔经阁藏版为底本，以申报馆仿聚珍本、上海启新图书局本、世界书局本等为参校本。凡底本与参校本之异处，确属底本明显舛错者，从参校本改之；若底本文字可通者，不予改动。底本中“什么”与“怎么”、“那”与“哪”、“狠”与“很”等大多用错，虽与参校本无异，亦改之。底本中的异体字、俗字和繁体字，一律改为现行规范字。

本书的标点、校勘工作始于一九八五年，由钱巍同志负责。参加本书部分标点工作的还有倪文杰、王尚新、陆健、陈子影、罗尤力等同志。

归锄子的《红楼梦补》，为众多《红楼梦》续书中之佼佼者。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此书的标点和校勘一定存在不少问题，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自序

月如无恨，月自常圆；天若有情，天应终老。试看山中白骨，一梦如斯；无非镜里红颜，三生莫问。如《石头记传奇》，演红楼之歌曲，即色皆空；惊黑海之波涛，回头是岸。绛珠还泪，谁怜泪眼之枯！顽石多情，终负情天之债。忆雯鹄而饮恨，涕蜡流干；代宝黛以衔悲，唾壶击碎！然而王嫱归汉，不埋塞外之香；荀粲齐眉，尚剩奁间之粉。借生花之管，何妨旧事翻新！架嘘气之楼，许起陈人话旧。此后续两书，所以复作也。但如宾岂有并尊，抑后来更难居上。屈我潇湘之位，尚费推敲；让人金玉之缘，终留缺陷。且也太君已逝，未观合卺以承欢；伯姊云亡，莫试如簧之故智。吁其甚矣，憾如之何？于焉技痒续貂，情殷附骥。翻灵河之案，须教玉去金来；雪孽海之冤，直欲黛先钗后。宜家宜室，奉寿考于百年；使诈使贪，转炎凉于一瞬。大观园里，多开如意之花；荣国府中，咸享太平之福。与其另营结构，何如曲就剪裁？操独运之斧斤，移花接木；填尽头之丘壑，转路回峰。换将结局收场，笑当破涕；芟尽伤心恨事，创亦仍因云尔。

嘉庆己卯重阳前三日 归锄子序于三时定羌幕斋。

犀脊山樵序

稗官者流，卮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莫如《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窃为无能重续者，不图归锄子复有此洋洋洒洒四十八回之作也。余在京师时，尝见过《红楼梦》元本，只八十四回，叙至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而止。今世所传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谁何伧父续成者也？原书金玉联姻，非出自贾母、王夫人之意，盖奉元妃之命，宝玉无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郁而亡。亦未有以钗冒黛之说。不知伧父何故，强为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真别有肺肠，令人见之欲呕。归锄子乃从新旧接续之处，截断横流，独出机杼，结撰此书，以快读者之心，以悦读者之目。余因之而重有感矣。夫前书乃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也。荣府群艳，以王夫人为主，乃王夫人意中，则以宝钗为淑女，而袭人为良婢也。然宝钗有先奸后娶之讥，袭人首导宝玉以淫。是淑者不淑，而良者不良。譬诸人主，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又王夫人意中疑黛玉与宝玉有私，而晴雯以妖媚惑主。乃黛玉临终，有我身干净之言；晴雯临终，有悔不当初之语。是私固无私，惑亦未惑。譬诸人臣，所谓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也。归锄子有感于此，故为之雪其冤，而补其阙，务令黛玉正位中宫，而晴雯左右辅弼，以一吐其胸中郁郁不平之气。斯真炼石补天之妙手也！其他如香菱、鸳鸯、玉钏、小红、万儿、龄官，一切实命不犹之人，慈悲普度，俾世间更无一怨旷之嗟。此元人所云：愿天

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即圣贤所云：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者也。前书事事缺陷，此书事事圆满。快心悦目，孰有过于此乎？

叙 略

一、传奇之续，无不自卷终后再开生面，未有将前书截弃者。然续传明翻前事，亦尽属子虚乌有之谈。则与其勉强凑合，毋宁直截了当，似不妨补以剪裁之法，阅者幸勿哂其荒谬。

二、此书写黛玉回生，直接前书九十七回自黛玉离魂之后写起。凡九十七回以前之事，处处照应，以后则各写各事，如贾母、王熙凤、鸳鸯、赵姨娘诸人，书中照常列叙。

三、院宇房屋，及大观园台榭山坡汀桥路径，逐一跟照前书叙写，并无舛错。

四、此书写荣国府亲族门客仆婢等，皆系前书所有之人。故黛玉之婢无氏，叔与弟无名。以明似有若无，不添蛇足。

五、前书写屋宇之轩昂，陈设之富有，服饰之华丽，器具之美备，餽饌之精工，以及下人伺候之规矩，整篇铺张，笔墨已尽致极妍。此书不过约略其词，不事重复，以避数见不鲜。

六、此书首回写警幻仙议补离恨天，则前书未了情缘，自必一一补之。而宝玉又推己及人，如小红、万儿、龄官诸人，俾得各如所愿。至死于前书九十七回以前之金钏、尤三姐、司棋等人，不能尽令回生，只可礼忏超度，以酬死者，归结前书而已。

七、林黛玉系书中之主，警幻仙之抽改十二钗册，全为

黛玉起见。自必筹及所以位置之处，使扬眉吐气，一雪前书中之愤恨。惟专顾主而不顾宾，终留缺陷，非补之之意也。故十二钗册既改，而宝钗不死，不足以快人心。宝钗死而不生，亦不足以快人心。

八、晴雯系死于前书七十七回中。尸腐已久，若写作与黛玉先后回生，或亦如宝钗之借体，未免印板文字，故书中有补叙一段。

回 目

第一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1
第二回	识病源瞒生施巧计 接家音证往悟冰心	14
第三回	赠多珍反劝有情婢 占神数预定再来人	25
第四回	会芳园剧饮饯长行 赋阳关联吟抒别绪	35
第五回	撰祭文痴心人悼亡 念亲情老太君痛别	45
第六回	怡红子泣黛感残春 滴翠亭诉鹃传密信	57
第七回	巫峡残云对姐唤妹 芸房幻梦兆吉疑凶	69
第八回	棘院寻郎惊心冤孽 画堂演剧指证仙圆	80
第九回	践戏言新贵入荒山 试凡心夙缘还宝玉	93
第十回	叩仙坛乩盘藏隐语 遁禅门蠢婢露真言	106

第十一回	痛郎削发泼药轻生 忆主伤心拥衾叙话	116
第十二回	毁金锁遗言嘱贤女 呼宝玉切齿类蟹卿	126
第十三回	太虚境遣邀薛蘅芜 紫檀堡补叙烈晴雯	137
第十四回	花袭人出府丧节守 蒋玉函感旧退婚姻	147
第十五回	丰都府冤魂缠熙凤 大观园冷院感晴雯	157
第十六回	夜守空房老姬疑怪 心无宿愤方物将情	168
第十七回	宝玉还家混淆真假 惜春题画点破机关	179
第十八回	下广陵熙凤愿为媒 过栖霞焙茗欣遇主	190
第十九回	当金锁巧合证良缘 梦宝玉因疑生幻相	200
第二十回	痴绛珠感情洒旧泪 莽紫鹃认物发嗔言	210
第二十一回	赐联秦晋诏下南京 赏锡奇珍恩颁北阙	220
第二十二回	清虚观仙词留粉壁 幻影鉴亡配照黄昏	231
第二十三回	寻花公子属意还珠 扫墓佳人痛心泪草	241

第二十四回	话乡情爱叨翡翠簪 诛盗首飞斩鸳鸯剑	253
第二十五回	金殿传胪荣膺旷典 香闺制锦集贺新婚	264
第二十六回	不忘旧莺姐欲捐躯 因忌才凤姑思退位	278
第二十七回	贮金屋娇婢会么弦 兴宝藏财星临福地	288
第二十八回	置产营财葛藟谊重 因金恤玉缪木恩深	300
第二十九回	诉往事窗外站痴人 辞侧室园中谈挚语	310
第三十回	领白翎陡成新富户 制霓裳重集旧伶人	320
第三十一回	讯芳踪香院惜闲花 还诗集絮词盘侍女	330
第三十二回	委任得人因奴托主 传家存厚薄利轻财	341
第三十三回	话梦新闻敦伦迁善 葬花旧地聆曲怡情	351
第三十四回	义认螟蛉周旋往事 锦添富贵成就家童	361
第三十五回	庆蒲觞芳洲观竞渡 开寿筵舞榭发悲歌	372
第三十六回	慈姨妈三更梦爱女 呆公子一诺恕私情	382

第三十七回	送旧衣嗔查红绡袄 证回生录寄柳絮词	395
第三十八回	以情感袭婉语劝晴 设法制环正言索彩	406
第三十九回	恩偿夙愿追忆画蔷 缘了前生重谐卜凤	417
第四十回	庆团圆贾母赏中秋 博欢笑村姬陪戏宴	427
第四十一回	击鼓传花预征佳兆 推云净月立毁冶容	438
第四十二回	还原璧疑破金锁案 嘲颦卿戏编竹枝词	449
第四十三回	听捷音稻香村设席 洗繁华莲花落侑觞	460
第四十四回	辞水月伴居枕翠庵 照情天群瞻太虚像	471
第四十五回	朱砂痣甄母认娇儿 伏梁症袭人思旧院	483
第四十六回	开绮筵豪饮赛清歌 抱锦裯分房还故宠	497
第四十七回	延羽士礼忏为超生 登仙阁赏梅重结社	513
第四十八回	过除夕了结绛珠缘 撕改册惊醒红楼梦	536

第一回 绛珠宫议偿恩怨债 警幻仙重补离恨天

归锄子告于友曰：“《红楼梦》一书，写宝黛二人之情，真是钻心呕血绘影镂空还泪之说。林黛玉承睫方干，已不知赚了普天下之人多少眼泪。阅者为作者所愚，一至于此。余欲再叙数十回，使死者生之，离者合之，以释所憾。”友曰：“已有《后红楼》、《续红楼》矣。不能扫弃陈言，独标新格。”归锄子曰：“《后》、《续》两书，各有所长。然宝、黛卒合，不从自己构思设想，濡墨蘸笔而来，于心终未释然。”是年馆塞北，其地环境皆山。一日灯炮酒阑后，梦入一山。高峰之下，卧一大石，五色晶莹，明霞四照。见石上迸出两股泉水，点点滴滴，如洒泪一般。归锄子曰：“石兄有何冤牵遗憾，在此垂泪？”那石头忽作人言道：“此名大荒山，无稽崖，峰为青埂峰。我便是女娲氏补天所遗，入世为“通灵宝玉”。因与绛河仙草有未了情缘，千百年抱恨未平，泪眼阅人。君非太上忘情者，盍为我一试炼石手？”归锄子曰：“一介凡夫，奚克任此。”石曰：“我已赴不老情天，求女娲氏降太虚幻境，商结此案。但借足下管城子，将《红楼梦》截去后二十回，补其缺陷，使天下后世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我无遗憾矣！”言毕，砉然有声，梦亦惊醒。窗外适坠一石，大如鸡卵，有彩色，甚异之，于是不避雷同。

且说林黛玉那日行至沁芳桥边，遇见傻大姐，告以宝玉

娶宝钗一事，顿时痛苦迷心，怔怔的去看了宝玉一会。回到潇湘馆，焚巾切齿，恨不欲生。挨到气绝的时候，一缕香魂，离了躯壳。才出潇湘馆，见一侍环，含笑迎上道：“姑娘出来了，我来的正好，引姑娘回家去呢！”黛玉定睛一认，想了一想道：“你可不是金钏姐姐吗？”黛玉此时似已忘了他是王夫人屋里的人，投井死过的了，也不想家在哪儿，跟着金钏，只顾向前行走。但闻耳畔风声，身轻如飘荡云雾之间。停了一会，风静神宁，抬头见一座牌坊，甚是高峻。前面宫殿巍峨，辉煌金碧，迥非人间屋宇。便向金钏道：“你为什么哄我说回家，引到这个场地来？别走错了路了！”金钏笑道：

“我没有走错路，姑娘自己忘了家了。”黛玉听说，定神细想，原有些象从前走过的所在。正在沉凝，已至牌坊底下，见上面横书“太虚仙境”四个大字。两旁柱上，还有对联。正要看时，只听金钏说道：“姑娘，你瞧有人来迎你呢，快走几步罢！”说着，见两个宫妆女子，已到面前，瞧着黛玉笑了一笑，并不搭话，只和金钏说道：“仙子吩咐，请到绛珠宫相见。”

当下回身引路。金钏扶着黛玉，随了这两个女子，慢慢行走。但见瑶台西峙，碧水东流，玉宇迢遥，青城缥缈。又听得远远的鸾鸣鹤唳，心境顿清。一路观看，到了宫门，朱扉双掩。两个女子也不住步，绕过东首，又是一座宫院。虽不比那一座轩昂，也觉规模整肃。从正门进内，入了仪门，两旁古松老柏，瑶树琪花。上面六扇朱漆宫门，环衔金兽。右首侧门内，又有两个宫女站立。见了黛玉进来，便回身去。不多时，只听得咿呀一声，宫门开处，有两对手执彩旄的引道，后面众侍女簇拥着一位仙子出来。黛玉举目细睽，似曾见惯一般，却不是园中相伴的姐妹。髻簪太真晨婴之

冠，足履玄凤桔文之鳥。汉仪镇服，玉珮垂裳，文彩飘扬，形容肃穆，似欲下阶相迎。黛玉趋步，拾级而上。

那仙子笑向黛玉道：“绛珠别来未久，红尘桃柳，已阅十有余度矣。”说着携手同行，迤迤绕栏曲折而前。进了月洞门，觉一股幽香扑鼻吹来，比岩桂而尤芳，仿湘兰而更馥。靠南一座嵌空玲珑，仙鹤蟠桃，水磨花砖。墙下方方花台，四围白玉栏杆。中间不植杂卉，只有三尺余长一颗芝草，迎风摇曳，韵致嫣然。那仙子一面瞧着黛玉，手指那颗芝草道：“你的灵根夙本，倒替你培植得越发畅茂了。”

叙话之间，款步上阶。侍女们拽起珠帘，进内施礼让坐。仙子道：“我到此间，本应僭坐。但绛珠今日还算是客，不必谦让。”于是黛玉坐了客位。见室中雕饰精工，铺陈华丽。暖阁面前，大红顾绣幔帐，两旁金钩挂起，中设公座。心内踌躇未定，早有侍女献茶。黛玉接杯，见茶之颜色如秋露春云，精光四射。才一沾唇，便觉香沁肺腑。那仙子道：

“此茶乃在放春山遗香洞外，采凋忿花与忘忧草上的露珠，按七返九还法炼成，异于千红一窟，正与你对症的。”黛玉未及答言，那仙子又道：“你的职司，我在此兼摄。原因女娲氏当初炼石补天，未将离恨天补完，留了一石。后来欲将所遗之石补上，惜无神手可完女娲氏未竣之工。致此石化为神瑛，时在灵河岸走动。随有你们这一段公案，牵连此间几个人入世，早就注定册上，铁案难移。若论你夙债已偿，我兼摄之职，本该就此交替。谁想你忘却本来，误入痴情司里，未免太苦了。况且你为酬报灌溉之恩，若如此撒手，反做了天下古今第一桩恨事。不是酬恩，竟是报怨了。前日女娲氏亦来商此案。我邀了三生石、离恨天诸位仙姬到来，再三参

酌，暂借三生石补了离恨天缺陷，把金陵十二册抽改几页。绛珠此去，但请宽怀。你这几年来，还他的眼泪，涓涓滴滴，流到恨海。把那眼泪充溢地方填起宝来，适符金布只园区数，每区可计万金。知照福德财神，遣差护持，移运看守，将来一并交完使者。如此答报，可谓美满前程，再无遗恨，算与你筹画尽情的了。”

黛玉听说，茫无头绪。一面警幻仙子，复又传了薄命司里的人来，指授黛玉算法。不多时，见金钏走近前来，回道：“是时候了，请绛珠仙子起身罢。”那仙子便道：“后会有期，绛珠请回，不便久留。”说着一齐站起，送至宫门外，嘱金钏引回。一时仍依原路行走。金钏向黛玉道：“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并无依靠。只有妹妹玉钏儿，底下要姑娘照应。”话未完，霎时回到潇湘馆。

且说李宫裁和探春两个人，见黛玉气绝了，想起平日姐妹情分，又瞧这样光景，大哭一场。随后雪雁也赶了回来，与李妈妈、小丫头们哭的哭，嚷的嚷，乱了一回。挨到天明，探春同了侍书先自回去了。李纨在外间屋里，唤了李妈妈出来，说道：“你瞧紫鹃，竟象要哭死的了，去劝劝他是正经。”李妈答道：“何曾没有劝他呢！他总不理，也没法儿。”李纨见小丫头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在那里瞌睡，又道：“他们熬了这一夜，是靠不住的，还得你留点神。说不得辛苦，再熬上一半天，也算尽了你的心了！”李妈道：“何尝不是呢。我携了姑娘一场，白落了个空。”说着，便抽抽噎噎的哭起来。李纨道：“原是我的话不留神，倒伤了你的心了。你老人家别哭罢，里头也去瞧瞧。我要回去走一趟呢。”

李纨正要出门，只听那边屋子里，一个小丫头哭着叫

“紫鹃姐姐”。李纨回身转来，径到紫鹃屋里，见紫鹃已晕倒在炕。李妈也赶了过来，同小丫头们唤了他一会，渐渐苏醒。李纨吩咐了雪雁、春纤几句话，然后回到稻香村。兰哥儿瞧着李纨道：“妈妈象夜儿没有睡觉呢。我想林姑娘自己害病死的，为什么人家说是琏二婶子害死他呢？”李纨忙喝道：

“胡说！这是那里听了混帐老婆子的话？仔细太太听见了捶你！”说着便进里边和衣躺着。贾兰一个人吃了饭，自去上学。

不多时，潇湘馆里一个小丫头，急忙忙赶来请李纨，说：“紫鹃姐姐也死了！”李纨只得起身，胡乱洗了洗脸，赶到潇湘馆。先进紫鹃屋里，只有春纤站在炕边垂泪。李纨走近炕沿，叫小丫头携过灯来一照，把手摸了摸说：“手是冰冷的，气还没有绝。”正要和春纤讲话，见小丫头进来，说：“林大娘请大奶奶呢。”李纨出来，林之孝家的回道：“就是这件东西，八下里找个难。总说还是周瑞家的女婿姓冷的，央了冯大爷去转了个弯子，才让给咱们的。虽然多花了几两银子，东西再没得说的。太太同奶奶们，在老太太面上，心里也过得去。现在外面漆了一糙，赶着把里子托出来，晚上就有了。”李纨道：“既是这么着很好，这会儿还得再去弄一个。”林之孝家的听了，怔怔的瞅着李纨。李纨道：“你不知紫鹃这丫头，也保不住，象要跟着林姑娘一搭儿走的了。”林家的道：

“昨儿见他好好的。不是二奶奶要叫他，我还碰了他一个钉子。忽然又怎么了？”李纨拭泪道：“他伤心林姑娘晕了过去，如今看是不中用的了。”林家的道：“哭是哭不死人的。紫鹃果然是这样，早就该退送他出去。不过赏给他家里几两银子，是有旧例的。里头向来没有给丫头装裹买棺材的事。”正说